

泉州世遗颂 2025年草庵诗会

主办单位: 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
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
承办单位: 晋江市宣传部 晋江市文旅局
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
协办单位: 泉州市艺术馆 晋江市文保中心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诗会作品



泉州府文庙(王瑞峰 摄)

文庙深处,藏着宋元的呼吸

□郑锦祥

泉州,一座离宋元最近的古城
文庙聚作圣地,檐角悬着宋元的星辰
每一根石柱,藏有高贵的灯
输入燕尾脊展翅姿势,千帆过境的辽阔
时光成为光的另一种形态

褪色匾额吞下不尽的晨钟与心愿
临摹更迭的笔记,千年月光
与檐角鸽子,争夺世代宁静
互相确认存在的刺桐之重
落入少年读书声

刺桐花漫过洙泗桥,蓄满千年雨意
七十二石如观,研磨论语箴言
泮池的水,练习新的发音

安静地刻进老榕树对望的眼神

孔子像前的香炉,还在收集
各朝代的灰烬
明伦堂的窗棂,把斜晖排列成
竹筒形状,那些游动的光斑
多像当年漏掉的,几句家常话

石阶上重叠的脚印
谁说它不是重组的海浪
在暮色里,次第睁开眼睛

(作者系泉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,作品散见于《福建文学》《诗探索》《浙江诗人》等)

每日佳句

你担心的“万一”,有99%根本不会敲门。省下精力,去追“一万种可能”吧。



龙眼树下

□李思华

晚饭后,漫步山村小道,不知不觉间,我又一次来到村后那棵谁都说不出来真实树龄的龙眼树旁,树干萎缩,像历经沧桑的老人,一阵清风拂过,挂着零星龙眼的枝头摇曳起伏,像在打着热情的招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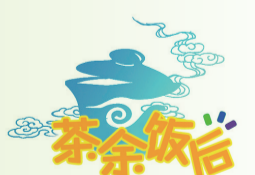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我孩提时,这棵龙眼树盘根错节,树根紧扎大地,树干粗壮伟岸,枝丫拼着劲伸向天空,又向四面八方舒展,枝叶层层叠叠,遮天蔽日。龙眼树下的空地,成了休闲娱乐园。

春天,淡黄色的小花星星点点缀满枝头,散发阵阵清香,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忙碌地飞舞,惹得放学回家的孩子聚在树下,尽情追着蝴蝶,玩着游戏,直到母亲的唤儿声传来,才恋恋不舍地跑向家门。夏天,树枝挂满了一串串青色的小龙眼,在绿叶的衬托下,惹人喜爱,大人们饭后纷纷拿着凳子到这里乘凉,唠嗑着家长里短。孩子们有的摇着麦草扇,帮爸妈扇风,有的举着一端缠着蜘蛛网的竹竿,小心翼翼地粘着龙眼树上的知了和“龙眼鸡”,还有的拿着网兜,到水沟里捕捞小鱼,当玩够了,也玩累了,孩子们望着树上的小龙眼,痴痴地想着什么时候成熟呢。

秋天,龙眼熟了,采摘那天,大人小孩如过节般兴高采烈,几位身手敏捷的小后生“蹭蹭”地爬上龙眼树,摘折龙眼枝,其余族亲四人一组,拉紧厚厚的油纸布。孩子们也不甘落后,边把油纸布上一串串连枝带叶的龙眼放进箩筐里,边忙里偷闲,摘出几颗大龙眼,剥开薄皮,放进嘴里,小脸绽开了满足的笑容:“甜,真甜!”不知是哪一辈定下的规矩,龙眼采摘后,要让孩子先拿几串送给辈分高的长者,让他们品尝这份甘甜,其余的龙眼按人口分发给各家各户。山村欢腾了,大人孩子津津有味地享受着这一年的美食,空气里弥漫着龙眼淡淡的香甜。就这样年复一年,龙眼树伴随着人们度过许多美好时光,也成了一代代人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。多少人牵挂和感恩着这一株龙眼树,几位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谋生的族亲,更是念念不忘。

有一次,年近古稀的姑姑回娘家探亲,我带着她游览了附近景点,想采购几样闽南特产送给她,可她说,什么礼物都不要,最想吃几颗村后龙眼树结出的龙眼,回忆小时候的味道。可龙眼采摘时节已过,我拿着竹竿,和姑姑一起来到龙眼树下,我用竹竿轻轻拨开树叶,细细寻找着残存的龙眼,竟惊喜地找到了几小串。姑姑边慢慢品尝着龙眼,边叙说着年少时和女伴们在龙眼树下浣衣嬉游的情景,我分明看见,她眼里闪烁着点点泪光。

而今,龙眼树老了,孤寂地站在岁月里,静静地忆想着树下曾经的人来人往、欢声笑语,一辈辈山村族亲心里结出的乡愁,郁郁葱葱。



秋分近

- 忽见新来雁,人心敢不惊?
——唐·元稹《咏廿四气诗·秋分八月》
- 漏钟仍夜浅,时节欲秋分。
——唐·贾岛《夜喜贺兰三见访》
- 金气秋分,风清气露秋分半。
——宋·谢逸《点绛唇》
- 秋分客尚在,竹露夕微微。
——唐·杜甫《晚晴》
- 野老心如猿,秋分夜倍凉。
——明·区越《秋夜》
- 羁愁暂作太行山,秋日平分气转清。
——明·钱月龄《秋分日同人山行》

台风眼

□涂添丁

四季

故乡的夏天是台风季,“双台共舞”“三台共舞”偶有听闻,仿佛我们这地方有诸多名胜古迹,不少台风喜欢来“打卡”。

有的台风狰狞咆哮,像一个狂躁的恶魔,放肆撕扯大地,或挟着暴雨造成水患,或带来风灾;有的台风性格温和,益处大于害处,给炎热的夏天降温,带来大量的淡水资源。

不同的夏天,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定的,那就是会有台风影响,可它具体什么时候来,人们不得而知。

忌惮于台风的破坏性,大多数农民对台风保持相当高的警惕。所以,父亲每晚吃完晚饭,总会捏着一把蒲扇,一边扇着风,一边拍打着蚊子,候在电视机前等天气预报节目。

央视《新闻联播》后会有一段广告时间,有时是饮料,有时是酒,有时是日用品,这些东西父亲看都没看过,更别说过,有时我看到他的眼睛已经眯着了。等天气预报开始,父亲的眼睛立马撑开,聚精会神地听着,若是近期没有台风,他会如释重负地站起来,自言自语地说:“放心,没有台风。”然后,把蒲扇摇得啪啪响,手上的蒲扇和脚下的拖鞋,拖出一串长长的声响,喝他的小酒去了。要是碰到停电或者电视机坏了,我

能明显感觉到他坐立不安,心老悬着,“台风到底会不会来啊”不绝于耳。

当然也会有例外。“啊,台风真来了,明早要刮稻!”父亲马上变得急吼吼,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听到他的叫声,感觉台风都已经登陆来到门口了,其实很多时候台风还在海上盘旋呢。

在我的家乡,这个北纬24.95度的小镇,四季分明,气候温暖,日照充足,雨量充沛,适合水稻生长,一年能产两季。收获的季节,成片金灿灿的稻子会给人千重浪的感觉,原野中弥漫着稻香,它们的果实是香喷喷的米饭。但春季稻成熟期刚好处于台风频繁生成的时期,若是水稻被台风摧残,常常会绝收,四个月的劳动白费。

所以父亲一直提防着台风,甚至到恨的地步。父亲说起台风时,义愤填膺,对它的爱和恨都写在脸上。

父亲常常说“稻收九成熟”,熟透了,谷粒也容易掉落在田里,若是在浅夏,稻谷半生半熟,恰巧遇到台风,如果不见好就收,就会颗粒无收。父亲说:“只要它的头已经低下,就可以开镰。”

于是在台风来临前,他被星戴月,连跪带爬,挥舞着镰刀,奋战在稻田中,母亲则在场地上,扛着簸箕,一掂一掂,借助风的力量,让稻谷、草叶飘出,只留下沉实的稻谷,一整天就在那里站着,掂着、晃着,弯腰,起身,再弯腰,再起身。一家人齐心协力在台风来临前,将稻谷抢收完毕。

其实,这世界也有许多美好的状态,见好就收便是其中一种。



夜捕鱿鱼

□吴安钦

那一夜,我们的小船沿着海峡西岸海滨的一处海湾口徐徐驶去。

天上的星星,海面上跳跃的渔火,还有沿岸海湾渔排里的灯火,让我们可见海岸的方向。

我们三个伙伴是受了鱿鱼美味的诱惑,专门雇了一艘小船,并请渔民老吴当师傅,与我们一同下海夜捕鱿鱼。老吴作业不固定,既养鲍鱼,也养龙虾,他说他一天也没有闲过。看他的船便懂得他是个既会生产也会生活的新型渔民。船上装备齐全,不仅有鱼篓、渔网,还有冰盒、小灶台、油、盐、醋等调料一应俱全。

行驶大约一个钟头,我们的船已经穿过一片片诗行般的养殖区,慢慢停了下来。老吴说,就在这里试网吧。这时,我们抬头张望,云天与海面相映如画,远山青翠如黛,有着“渔火海边明,烟锁千山静”的意境。一看,已近晚上十一点,老吴教我们穿上救生衣后,做了分工。两人负责撒网,一人守锚,他管行船兼灯具。在他一番调教

下,我们将卷叠着的深蓝色的渔网慢慢舒展开来。他示意我们可以撒网时,一张约五米宽、五十米长的粗糙渔网,经我们手上翻开后一节一节往海里撒。老吴看见网已撒毕,教我们打了一个简单的花结。

一盏盏白灯亮了起来,船速慢了。老吴指了指我们身后灯光处说,作业要开始了,能不能捕到鱿鱼就看你们的口福了。说着,又一盏灯亮了,射程至少有三十多米。此刻似乎有了丝丝缕缕的海风,可见随光亮而荡漾起的水纹如银丝般舞动,一跳一跳,仿佛一盏盏耀眼的渔火。“渔网呢?”我的伙伴惊讶地问老吴。我明白,渔网早已沉入海里等待鱼儿上网。

老吴激动地说:“你们看!”这时,我们看见一条条如虾一样的小东西朝着火光般明亮的光圈扑腾而来,且不停地往我们的船靠近。两伙伴

几乎同时惊叫道:“这不是对虾吗?”老吴笑着说:“这就是你们想要的鱿鱼。”此刻,一群鱿鱼正兴致勃勃地摇头摆尾向我们靠近。定睛细看,原来它们十条触手龙飞凤舞,远看仿佛一尾尾美丽的对虾扑腾不止,那腾挪的身姿犹如集体舞一样,整齐优美。老吴说,先收一网吧。他教我们快速收网,不到一分钟,之前布下的渔网全部收拢上船。网兜里依然欢跳着的鱿鱼随网而上。老吴急忙转动灯光方向,将原来照海的两盏灯火中的一盏转到船舱,光亮直向舱里的鱿鱼。老吴说,鱿鱼总是朝着光明的方向奔。他说,生活在浅海的鱿鱼生命周期只有春、夏、秋三季,一入冬,它们自动消亡在海里。

老吴先煮了几只给我们尝鲜。他从网兜里抓起两把大约十多条的鱿



乡情

尺素书乡愁

□康丽真

月光倾洒肩头,碎银般落在斑驳书页上。指尖拂过《饮马长城窟行》的字句:“客从远方来,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,中有尺素书。长跪读素书,书中竟何如?上言加餐饭,下言长相忆。”

不由想起闽南有一种“侨批”,见证华侨海外奋斗史和侨乡变迁史,更是叫人柔肠百转。

一次整理旧物时,翻到祖父的侨批证,照片上的他,黝黑脸庞衬着雪白牙齿。幼年因战乱辗转来泉州的祖父,总在思念海外亲人时捧出几封旧信,指腹反复摩挲信封边角,眼神里的眷恋藏也藏不住。

盼信的日子里,祖父常独自坐在大榕树下,目光黏着进村的路,等邮差的身影穿过田埂。树影拉得老长,新月悄悄爬上来,他才慢慢起身,衣角沾着草屑,眼底盛着未散的期待。后来我读懂,在那个“望洋兴叹”的年代,正是亲人不间断寄回的银、信,陪着祖父挨过无数寂寞的日夜。

恍惚间,仿佛看见海外的曾祖父,奔波劳碌了一天,仍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伏案写信。饱经风

霜的脸庞映在灯影里,满是牵挂与坚韧。每一笔每一画都格外郑重,纸页上的字迹,是跨越山海的叮咛。

刺桐城的花开了又谢,后来,祖父与祖母有了我的父亲。多年后一个秋日午后,祖父带着父亲踏上寻亲路。车轮碾过安溪的山路,车门打开的瞬间,祖父看到自己的大哥,两位老人的手紧紧相握,泪水无声滑落——千言万语,都融在这一握里。那晚的闽南古厝,灯火摇曳,团圆饭的香气裹着笑语。月

亮呀,你可曾把这份团聚的喜悦和思念,捎去给远在海外的曾祖父。

后来,我写研究生论文,在福建省档案馆见到了大量的侨批。泛黄的纸页、淡淡的墨水,字里行间满是深情:有“善事父母”的孝悌,有“舍生取义”的担当,有“信义立本”的坚守,更有“建设桑梓”的热忱。

再后来走进泉州古城的侨批馆,闹市中的一隅净土,让这份情感有了归处。就像余光中说的“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”,于闽南侨乡而言,乡愁是一封封侨批,是纸短情长的惦念,是跨越山海的联结,更是刻在血脉里的家国情怀。



背景

父亲的教鞭

□吴苑苑

记忆里,总有几根教鞭在飞舞,那是父亲的。父亲教书三十七载,用过的教鞭无数,唯三根最是清晰。

九岁那年秋天,我成了父亲的学生。他是山间教学点唯一的代课老师。开学那日,晨曦微露,我背着军用书包,紧随父亲身后。山道转弯处,他顺手从一捆木荷枝中抽出一根,捋去枝叶,递于我手。那教鞭还带着山间的露水气息。

他吹着哨子,喊一声:“开学啦!”哨音在山谷里回荡,惊起几只早起的鸟儿。我跟在他身后,像个小兵,神气活现。

父亲的教鞭是会唱歌的。课堂上,它轻敲黑板,哒哒哒,像春雨敲窗;它指挥我们唱歌,上下翻飞,像一只灵巧的燕子。我们都喜欢这根会唱歌的教鞭。

那时,我们四个同龄男孩子同桌,这是生产队之前粉刷墙壁的。开学一个月后的一天中午,我们偷摘了邻家的金桔。父亲知道了,很生气,把我们四人叫到小操场中央,排成一排,站在他画的圆圈里。那根教鞭第一次重重地落下,打在手心、肩膀上,生疼生疼的。最后,教鞭折断了,父亲将它狠狠扔出去,划出一道弧线。我们站着直到放学,没人敢哭,也没人再敢偷东西。

三年后,父亲转正了,调到山下总校。他做了根新教鞭,是母亲从山上折来的榿木枝条。父亲细心地将它去皮、上油,还在上面刻了一个“端”字——那是他名字的最后两个字。

有一次,他把它放在讲台上忘了拿回宿舍,下午到教室的时候没有看到它,也

许是用教鞭习惯了,上课似乎缺少了什么。他说是一生中上得最糟的一节课,他让学生每人做一根教鞭上交。第二周他收到了17根,有的学生没有做,他也没有说什么。之后,他发现一根和他原来那根差不多,手握住的地方特别的光滑,且只有这一根上面刻着一个“端”字,他有些得意。

几年后,一个剪了长发的学生来看父亲,说起当年偷教鞭的事。父亲只是笑着说:“我怎么不记得了?”那个学生后来考上了大学,在县城中学当老师。

我考上师专那年,父亲调到学区任职。退休前一年,他却主动要求重回讲台。那时他向我讨要一根新式教鞭——不锈钢的,能伸能缩,收起来像支钢笔。

我特地进城为他买来。年幼的儿子见

了,说像孙悟空的金箍棒。父亲拿在手里挥舞,笑得灿烂,如窗外正盛开的木棉花。

不久前,读到张老师的文章,才知道父亲退休时,将那根不锈钢教鞭赠予了他。张老师的笔下,我父亲的形象栩栩如生,可惜父亲读不到这些文字了。

如今夜深人静时,我常梦见父亲。在那遥远的地方,他手握教鞭,轻轻挥舞,画出一个又一个七彩的圈。那些圈儿飘飘荡荡,最后都落进我的梦里。

教鞭三尺余,春风化雨里。父亲用最简单的工具,书写了最深刻的教育真谛。那不仅仅是一根教鞭,更是一颗永不熄灭的育人心。

如今我也教书多年,终于明白:最好的教鞭,不在手上,而在心里。